

# 胡嘉恆壯烈千秋

楊 駢 驥

## 投筆從戎殺敵報國

胡嘉恆將軍原名德華，安徽廬江人，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十一月二十日生，海軍電雷學校第三期高材生。少聰慧，品學兼優，為師長們所愛重。民國二十五年高中畢業，目覩日本軍閥的橫暴，深切體認國家已到危急關頭，青年必須投筆從戎，殺敵報國。乃從故鄉赴南京，參加海軍電雷學校第三期入學考試，以成績優異，名列前茅而獲錄取，八月赴江陰電雷學校報到，開始接受革命的軍事教育。七七事變，該校教育長歐陽格將軍（校長為先總統 蔣公兼）奉令兼任江陰區江防司令，該校全部官生均編入戰鬥序列，參加淞滬及江陰區保衛戰。十二月，該校隨同抗戰軍事形勢之轉進，奉令移駐湖南岳陽，在日機空襲警報聲中，絃歌不輟的繼續在城隍磯接受教育。二十七年七月，青島海軍學校、海軍電雷學校及黃埔海軍學校三校奉令合併，遷校至四川省萬縣的獅子寨，他和同學們統被列為海校第五期，而於二十九年畢業。

胡嘉恆於抗戰中接受了海軍四年完整的養成

教育後，奉命在抗戰後期赴大江南北，担任多次佈雷與巡弋、護航等危險任務，迄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已積功升任海軍少校，並於三十五年在上海與李華玖小姐結婚。他英俊瀟灑，待人謙和有禮，處事幹練；李小姐嬌健美艷，郎才女貌在上海海軍圈中，堪稱天作之合，甚為長官、同學、袍澤們所欣羨。

海軍在大陸撤退前的剿共戰爭中，所担负的任務，除了運送物資、支援陸軍作戰與維護各航道、水域的暢通外，尚需負責新海軍的建軍工作。是時他正值年富力強之時，以少壯軍官轉戰大江南北，並親身參與華北各海域的重要戰爭，驍勇善戰，極為各級長官所稱道，成為新海軍中的重要中堅幹部。

我開始認識胡嘉恆將軍，不！應該說是最初接受他的教誨，那是在民國四十年，當我還是海軍軍官學校三年級學生的時候。他被派任為海軍官校學生第一大隊中校大隊長。雖然不是我的直屬長官，但我對他熱忱而謙和的態度、風趣的談吐和勇於負責、樂意和青年同學們打成一片的領導藝術，有着極為深刻的印象。

自我們於海軍官校畢業後，他也調回海上艦隊任職，先後担任「永嘉艦」和「太和艦」艦長，在驚濤險浪的台灣海峽中，担任了多次外島運補護航與巡弋、警戒等任務。尤其在「八二三」金門砲戰期間，率艦出生入死的多次衝破敵人密集的砲火火網，完成上級所交付的任務，更屬難能。黎玉璽上將會對人說：

「胡德華是一員不怕死的福將。」

## 虛懷若谷明快果決

民國五十二年他已奉部令改名胡嘉恆，担任特遣部隊參謀長，不但將上級所交付的任務，做得人人稱道；尤其難得的是他以豐富的行政經驗，將上下及友軍各單位間的協調工作，做得極為完美。

我幹了近十二年的作戰幕僚，但我最懷念和敬佩他虛懷若谷的協調和明快果決的處理事物的態度。從作業程序和指揮系統來說，他是一位有計畫作為，有膽識有擔當，可獨當一面的幕僚長。碰到跋扈或修養欠佳一點的人，對於指揮在台海四週執行例行任務的海軍艦隊，他是可以「威風」一些的，然而他不但沒有這樣做，而且平實

地確切地達成了所負的任務。

### 思維縝密治事週到

雖然「艦隊指揮部」（簡稱「艦指部」），是與「××特遣部隊」平行的單位（參謀長王庭篋將軍（現任基隆局港務長）是他的同期同學，但他並不「濫」用同學關係，為了使事情協調得更為圓滿而適切一點，總是以「艦指部」的作戰處為其協調作業的對象，這種近乎「自降身份」的方式，對很多人而言是頗難辦到的。因為他每次來「艦指部」時，一定先找我這位中校作戰科長（負責派赴六二部隊執行任務艦艇之指派）懇談，將問題瞭解後，再去找作戰處長劉和謙上校（現為海軍總部上將總司令）去做一決定。等到他與參謀長王少將見面協商時，已無問題可談了。毋怪崔指揮官之道的侍從們稱：「胡參謀長向指揮官報告的開頭總是：『把和作戰處協調好的幾件事，向指揮官做一報告，並請指示！』」

由於海峽戰情，瞬息萬變，為了軍機處理的迅速和安全（電報並不安全），上級在艦指部的「戰情中心」和「六二部隊」間，架設了一條有線長途電話專線線路（暱稱熱線）。他講求效率，總是喜歡運用這一工具，和我在電話中做「決定」。最後恐我疎忽，一定要叮嚀一句：「請別忘了向劉先生（處長）、王先生（參謀長）報告。」今日回憶：他喜歡請我去接他的專線電話，想是因我對有關業務頗為深入，其次則為「請去接電話」較方便，至於叮嚀勿忘向上級報告，則在防止我的「超越」。他真替我們面面考慮到了。

因為他在基隆而兼指揮官在左營，不常見面；那麼他要隨時向指揮官提出重大情況處理報告，在當時是頗為困擾的。然而他却將這一任務，以「既是公事又是私人委託」的方式，交付與我了。「老楊（雖然當時我還未『老』，但他喜歡這麼叫我）！我們那邊（指六二部隊）有重大的情況或處理結果，請隨時代我先向指揮官報告（我們有電報副本），別忘記，你也是兼『六二部隊』作戰組副組長職。」究竟那些事「重大」或「不重大」，頗曾使我困惑，但在他的薰陶下，我曾被他譽為「恰到好處」。

他在「六二部隊」的參謀長任期中，由於表現優異，績效良好，「海總部」於五十四年初即調升他擔任「巡防第二艦隊」司令。由於「巡二艦隊」係艦指部所屬之第二級單位（中間尚有一層），我們之間沒有直接的業務關係，但他每次碰到我時，總是侃侃而談的聊些過去業務上的瑣事，其中不乏很技巧的將其做人做事的體驗告訴我，使我深切地感到：他不但是我的長官，也是我的良師，更是摯友（謙和的毫無將軍氣勢和我隨意話「家常」）。

### 負責執行特種任務

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一日，「海總部」電令「艦指部」派「劍門艦」及另一巡防艦，趕日向「巡二艦隊」胡司令報到應遣。當時「劍門艦」剛自美接艦歸來，在接受成軍訓練中，對於此一指出艦名的任務派遣，有越常軌，我曾與「海總部」楊少將連絡。據告：「劍門艦」戰備狀況良好

，而此一任務係屬特種作戰，故指出艦名，另一艘巡防艦也要戰備狀況最佳者。我剛完成協調，進行艦艇調派作業；他即已親來辦公室研商。我感到一向平易近人的他，對於上級交付予他的此一任務，似乎特別重視，而且很注意兩艦每一項裝備的使用情況似的。在他的挑選下，選出另一艘巡防艦「東江艦」。

八月四日上午九時，他與「劍門」、「東江」兩艦艦長在左營四海一家舉行「航前會議」，研商有關事宜。九時三十五分，他親自掛電話給我：「老楊！『東江』不行，請換一艘！」此時「艦指部」作戰處長為歐陽位上校（現為海軍軍官學校中將校長），剛到任三天，歐陽處長便接受了我的建議：改派「東江艦」。豈知此一「偶然」的更換，便改變了數十位官兵一生的命運，難道冥冥中真有主宰嗎？八月五日上午九時許，他以「劍門」為旗艦，率兩艦自左營出航。是時，我正因他事至碼頭，見「劍門艦」正解纜離繫泊碼頭，他在指揮台手持望遠鏡正瞭望港區各地，我乃下車向他敬禮致意。他大呼：「老楊！有事嗎？」（因為我們從來不送行，他以為我的到來，認為有要事，故有此問）我答：「沒有事！祝司令順風！成功！」豈知此一「巧遇」的話別，竟成了我與他的永別。

### 深夜發生激烈海戰

五日下午四時許，「海總部」崔少校來處，謂總部的專案小組指揮幕僚羣，將於今晚進駐「艦指部」的戰情中心，徹夜處理他所指揮執行的

特種任務，且副總司令馮啓聰中將及政戰部主任阮成章中將（現爲司法部調查局局長）等因正在左營，亦可能適時前往巡視作業狀況。由於此一任務的細節種種，「艦指部」完全置身事外，故僅指派我這位有關科長陪同進駐戰情中心，備便差遣，其他各級長官則仍維持正常作業。十一時以後，根據可靠的情報資料顯示：他的任務，可能並不如理想中的順利，是晚或許有特別情況發生。因爲我發現負責情報研判的「海總部」劉組長忐忑不安的獨自細語，且以焦急的心情頻頻與提供情報資料單位連絡。八月六日凌晨一時十分許，果然「密雲不雨的陰霾情況」揭曉了；他自「劍門」旗艦發來的簡短報告：「章江艦已在兄弟嶼附近海面，與多艘匪艇發生遭遇戰，本艦正加速前往馳援中。」由於兄弟嶼距大陸海岸甚近，他所率兩艦與中共多艘砲艇的戰鬥，其意義便不尋常了。

不久，副總司令馮啓聰中將與政戰部主任阮成章中將聯袂相繼進駐「艦指部」的戰情中心，指揮台灣海峽西南所發生的激烈海戰。從胡將軍不斷傳送來的報告和綜合有關資料的判定，發現這次海戰壯烈無比。

### 孤軍無援遭受圍攻

因爲由於戰鬥係在六日的凌晨發生，月黑風高，敵我雙方均無法獲得適切的空中支援，故爲一純粹的海戰。我艦二艘艦型雖大，火力也強，但對運動靈活而船體小的中共快速砲艇而言，頗有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之感！尤其中共艇數衆多，

以機槍用「艇海戰術」圍攻來掃射巨艦上的人員，其殺傷力是相當大的。

我艦隊距台澎基地之最近者，亦有一百二十海哩之遙。在既無空中支援，復無後續艦艇馳援的情況下，頗有「勞師襲遠」的困惑。

「章江艦」在艦長李準少校的卓越指揮下，最先「接敵」，擊沉中共砲艇三艘，重傷多艘，但已身於遭受大量的人員傷亡後，亦中彈擱淺沉沒，艦長李少校與全艦官兵亦與艦共存亡。

「劍門艦」雖適時參戰，但由於目標大，巨砲發射砲彈之火光，在夜空中愈易暴露自身的船位，成爲中共快速砲艇圍攻掃射的目標。

### 壯烈成仁與艦共沉

八月六日晨四時二十分，他發來的電文爲：

「在混戰中，本艦人員已傷亡過半，各砲仍不斷發射，匪艇二艘中彈起火燃燒中……。」電文尙未發完，他與指揮中心即失去連絡。當時，在指揮中心的各級長官，咸認一定是發報機中彈故障，以致失去連絡，以他的英勇和智慧，定能克敵致果，戰勝歸來的。晨五時三十分，指揮中心以「緊急空援申請」之空軍機羣，即以離基地飛海戰戰場支援，搜索巡弋，除發現海面的大片油跡，燃燒後在飄浮中冒煙的數艘中共砲艇與一些雜物外，並未發現「劍門」、「章江」兩艦或生還。在救生筏、艇上者，而他也再沒有電報報告了，因爲他已在保衛台澎安全的海戰中，流下了他壯烈的鮮血，領導部屬實踐了海軍官兵「與艦共存亡」的忠貞志節。

戰後據敵後情報證實：在此一海戰中，中共砲艇計有五艘被擊沉，七艘受創，官兵死傷人數與我二艦相若。而他係在「劍門艦」中了中共魚雷快艇所發射之魚雷後，受重傷而傾斜時，指揮台暴露，被中共砲艇圍攻之機槍掃射而壯烈成仁，遺體隨「劍門艦」共同葬於兄弟嶼東南海底。

### 子女有成將軍安息

胡嘉恆將軍率兩艦爲國家犧牲消息傳抵台澎基地後，全國同胞和海軍官兵矢志加強戰備，要爲烈士們復仇。先總統 蔣公於接獲海軍總司令劉廣凱上將的報告後，批示追升海軍少將胡嘉恆爲海軍中將，諭命有關單位妥善照顧將軍遺屬，海軍則於南左營公園建立一座胡嘉恆將軍紀念碑，以旌忠烈，而資悼念。

胡將軍逝世後，遺夫人及二位公子與一位小姐，胡夫人李華致女士懷於將軍之忠貞氣節，撫孤教忠。長公子胡大任先生夫婦，現在美國馬里蘭州的IBM公司工作，有小公子一。次女胡美倩小姐學成與美籍青年梅耀君結婚，梅耀先生現任職美國在台協會新聞官，二公子胡大衛先生則仍在美研究中。胡夫人常來回台、美，含飴弄孫，享受天倫之樂。現在胡將軍爲國犧牲已近二十年，每當我想到胡將軍告訴我的：「我們做任何一件事，要先設身處地爲對方想一想。」這兩句話意平凡，但寓意頗深的「閒話」時，對於這位聰敏恭勤爲國家在海上洒盡了自己鮮血的胡嘉恆將軍，不禁有長官、良師、益友的多重感觸，默禱着：「將軍！安息吧！您的血並沒白流！」